

漢書門
類號函架
二〇六三
一三九
五八五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二〇六三
一三九
五八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03
冊數	585 (139)
函號	369 108

共三十一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九

後

學成德庫

☰ 乾上

伊川先生曰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

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

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

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所

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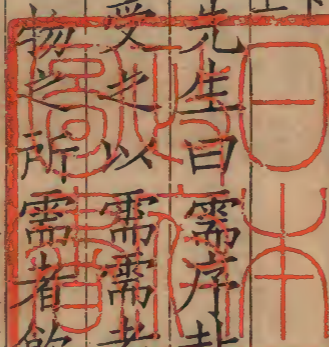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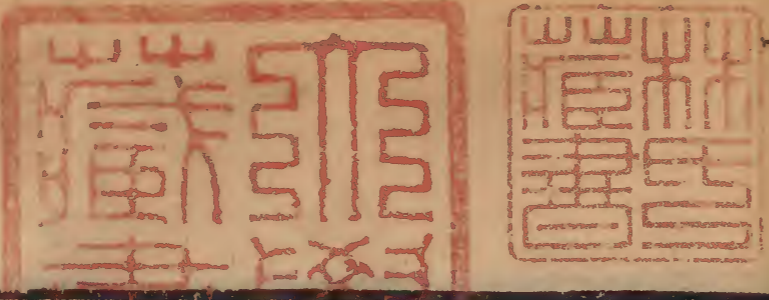
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

進也

兼山郭氏曰序卦云需者飲食之道也文武以天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如此而已

至於蓼蕭廢則恩澤乖湛露廢則萬國離故需之為需



豈曰小補之哉易傳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元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辯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而不陷而能俟時故有孚於光亨也訟需坎皆言有孚必然之理也又如未濟飲酒濡首亦言有孚義同此易說

藍田呂氏曰需有所待而進也乾健欲進而險在前姑有所待終必濟也有所待者久則孚孚則光亨乾之用也利涉大川剛健乃濟也

白雲郭氏曰天地之大尚不能无所需以生萬物況人道乎有孚者充實之美也光亨者輝光之大也有是德眾之所需也需之亦以成是德也貞則吉需之道也利涉大川乾之健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蘇氏解需光亨曰光者物之神也此關子明之說也或問神曰日月在上其明在地夫日月之形其大如盤盂光之所燭被乎萬物非神乎蓋神難言也故以光形容之君子動而有光廣大无所不及故易言未光未光大者皆狹且陋也叢說

新安朱氏曰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

通志堂

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無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本義○問需卦大指先生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錄語

東萊呂氏曰需乾下坎上以乾之健阻於坎險之下故需待而後進也然惟乾然後有所需非乾則素无所有將何所需乎○需利涉大川惟能需待所以審細瞻顧涉大川而无虞紀○又曰易傳有孚則能光明而亨通

已丑課程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矣○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為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既有孚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正中履尊位而不疚故有孚光亨貞吉有孚剛中也光亨大亨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則光斯大矣不曰大亨者以其有險而剛不揜焉故曰光亨也夫剛健而上行乾道也險在前而不進有需之

義焉故曰需須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動與時偕天
行也故險難在前而不能陷其義不困窮矣以剛健之

易說

中需而後動則往无不濟矣故利涉大川
白雲郭氏曰以卦言之乾猶需於五以爻言之五猶需
於物故曰需須也以乾之剛健其遇險也止於不險不
困窮而已則險之為義大矣能无需乎有其德以待天
下之需者九五也故言位乎天位以正中為需之主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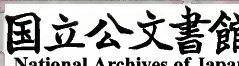
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需須也剛健上行遇險未動待時者也故
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坎險也陽陷于陰中陷也困者水
在澤下也需自二而上有困反之象三陽剛而健能須
以進動而不屈不陷于險善用剛健者也故曰剛健而
不陷其義不困窮矣此以兩體言乎需也須以進者需

有孚而後進也孚者已也孚之者人也豈能遽孚之哉
需自大壯變大壯四陽同德四與五孚未進之時雖未
得天位其德固已剛健有孚特道未彰爾及其自四而
進則位乎天位乃光亨也光坎離之象光亨者以貞吉
也九五正中待物之須而不匱者唯正中乎故曰貞吉
需道至於光亨位乎天位為須之主萬物需之貞吉也
二者夫子之待價也五者天下之望成湯也此以二五
言需之才也坎為大川自四之五往也乾剛須時而往
何難不濟故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於卦氣為二月故
太玄準之以奕侯易傳
五峯胡氏曰文王雖有疊疊剛健之德既受命為人之
主矣若遂欲進定天下則紂之才猶足以有為惡未貫
盈人心未盡散時未可以定也文王逡巡不進退處于

西伯而紂在上險在前也文王以服事殷其忠信于上
 下其誠動于殘賊故得行其號令于諸侯天下化之而
 紂不以為嫌剛健而不陷豈有困窮哉有孚光亨貞吉
 此之謂也若文王中非有孚則不足以動商紂而至於
 以兵相加文王雖得天下是篡也非位乎天位中正之
 義矣惟文王位乎天位中正而不過故孔子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夫以
 天道處之何事不濟故曰利涉大川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需須也此以卦德釋卦名義需有孚以卦
 體及兩象釋卦辭本義○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
 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為如此利涉大
 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承上文有孚光亨
 貞吉○福州韓某云險而能忍則為需險而不能忍則

為訟能通其變則為隨不能通其變則為蠱此是說卦
 對然只是此數卦對得好其它底又不然後世策士之
 言只說出竒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需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剛健者多陷溺蓋躁進而不得時故也惟
 剛健而有所需則无陷溺之患矣○又曰天下有一等
 自好之士不肯輕出但併與己分工夫皆廢又非所謂
 吾斯之未能信君子雖不輕出不妨做立事業工夫故
 謂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並易說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伊川先生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
 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
 而未成雨澤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
 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



氣體宴樂以和一作養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傳易

橫渠先生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九五需于酒食貞吉未濟亦有孚于飲酒以陰在前无所施為唯于飲食而已說易

藍田呂氏曰雲上於天下必得澤飲食燕樂以歡待下上之澤也

廣平游氏曰雲上於天則澤將下流天下之所後望也故有需之象飲食人之大欲存焉而人非飲食不生則天下之所需莫急於飲食故需飲食之象而位乎天位以應天下之求亦曰需于酒食而已然幅員之衆烏得人人而飲食之哉亦曰養賢以及萬民而已故君子飲食燕樂者大亨以養聖賢使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焉耳忠臣嘉賓盡其心則小民不失職而人人厭所欲矣九五之所需孰大於此說易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始於燕羣臣嘉賓者需之道也雍曰序卦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朝夕之需也人无饑渴之害則飲食无需也屯蒙之後天下之所需者在君而君之所需者在賢雲上於天欲雨之象萬物之所需也飲食宴樂所以養賢膏澤將以及民亦天下之需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雲上於天蓄膏澤而未降須也君子蓄其才德未施於用亦須也飲食以養其氣體燕樂以養其心志居易俟命待時而動蓋需有飲食之道膏澤所以養萬物也坎為水兌為口為和說易傳
新安朱氏曰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燕樂俟其

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義本○需待也以飲食燕樂謂更无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錄語

東萊呂氏曰君子以飲食燕樂易傳曰飲食以養其氣體燕樂以和其心志此二句極有意味蓋君子於未遇之時涵養成就一旦有用則无施不可以非口體之養而已也說易○需大象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雲

上於天而未成雨猶君子未施於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燕樂涵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麴蘖之託昏冥之逃者大異紀聞○又曰易傳云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己丑課程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伊川先生曰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于險故為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于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于遠而无過也○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為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于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能終身焉乃能用常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乾道以上行為常方需之時險在前宜需而後進雖久於其所未為失常也說易白雲郭氏曰以乾之剛猶有畏難之義則險其可犯哉初九遠於難者也故言于郊于郊不犯難矣勿以遠而妄動乃盡畏難之義是以利用恒无咎可需則需不可



需則勿需也可應則應不可應則不應也此需時用常之道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乾天際也四在內外之交曰郊五坎為險難初九正應六四而險難在前當守正不動以需其應不先時而動不犯難而上行故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風雷相與不失其正天地可久之道曰恒謂五變四動而交乎下也九五虛中以需六四屈已以下之如是應時之需則上下相與可久而无咎陰之從陽地道之常也初九陽在下需六四之應而以巽行以上下言之未失常也九五剛健中正而曰犯難者非其應而往无因而至前志未通也或問利用恒也順以巽也乾道乃革也取於卦也曰卦變也所謂之某卦也需利用恒者需之恒也蒙六五順以巽者蒙之觀也乾九四乾道

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

易傳

五峯胡氏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古之君子如伊尹之耕于有莘傳說之築于傅岳呂望之釣于渭濱皆待時于郊野曠遠之地不冒犯世患而求進者也其耕也其築也其釣也用常而已非有驚時異眾之行也故无咎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常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初九九剛健之物不能无動需于郊則去險尚遠也利用恒无咎非謂去險雖遠而常行之事亦可為但能用其常以應天下之變則无咎矣不謂之守

常而謂之用常此言亦可以意會易說○又曰易傳云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志動則身郊而心市已丑課程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伊川先生曰坎為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為需于沙漸近于險難雖未至于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于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于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沙近水而不溺于水以其衍在其中而不迫于險也其犯難淺矣故小有言終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沙近水近難也近之必不能无難故小有言剛明之才居柔守中小言之傷不為大損是以終吉欲无小言之愆則遠于郊而用常可也二雖不能遠于郊而以寬裕居中是雖有言而吉終也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其何傷於日月乎終吉之謂也易說漢上朱氏曰五坎為水二三兌為澤水往矣而其剛留于澤者剛鹵也二在澤中剛而柔沙之象沙近于險者也五不應二故二需之九二得中剛而能柔待時而動其動必以正積誠既久二五相合坎化為坤險難易而為平行矣需于沙而不妄動則平行固在其中矣故曰需于沙衍在中也六四與五近而相得四見二不應而需之與已異趨小有言宜矣兌口為言也君子自守亦何傷哉夫子不進猶不免于有言矧餘人乎二非終不

進也動則正正則吉而允毀雖小有言終无凶也故終吉象言以吉終者二之五以吉行故有終勉之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孔子孟軻執其規矩準繩周行于諸侯見可而進需于沙者也近于世難矣然孔孟志在天下後世非私己也故不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或以微罪行或三宿而後出晝道廣德弘其心甚大雖小有患害厄于陳蔡圍于匡人景子謂之不敬尹士謂之于澤於孔孟乎何傷故當時諸侯敬之重之萬世之下尊之仰之以吉終者此之謂也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沙則近于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二去險漸近雖无大害亦有小虞幸而

以九剛陽而居二之柔雖有言語之傷亦能含垢忍辱

而不較蓋寬裕居中善處患難者也其終吉也固宜易說

○又戴衍字序曰需之既濟曰需于沙孔子象之曰衍

在中也天下之至險莫如水水與泥際而泥復與沙際

繇沙望水其險寔已遠矣履深淖而並驚瀾雖孔使

疾驅且不敢至於磧平如砥萬轡一馳獨能柅方奔之

足於險未迫之時夫豈徒然哉是中非躁迫者所能駐

舒徐容與久在此而不前殆必博大廣衍綽有餘地者

也易象既言衍而繼以在中者將眎所居以占所養歟

在南曰橘在北曰枳失其所在則名去之心不在廣莫

之鄉而強以衍自許疇諾之哉貌示閒暇嗜利逞欲以

蹈太險如晉之衍蓋辱其名矣東萊文集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

不敗也

伊川先生曰泥逼于水也既進逼于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青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已進而迫之故云自我寇自己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需而迫于險則致寇自我矣然乾健之極非險之所能陷故敬慎則不敗需而後動能慎者也若夫行險以徼倖雖有剛健之才能不敗者鮮矣易說兼山郭氏曰坎為險九三迫之災在外也于郊于沙于泥遠邇之象也剛健上行故曰自我致寇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于泥則有難矣不能于郊而于沙不能于沙而于泥則于泥之寇自我致之也災自外來也敬慎而不敗者君子責己反身之道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何敗之有是以君子居易以俟命敬慎也小人行險以徼幸鮮不敗矣然君子雖因接物而有敬而敬當在物先故坤之直內言存於物先也需之九三上六見於用以接物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水坤土水澤之際為泥九三剛健之極進逼于險已將陷矣需于泥也上六坎在外為災故曰需于泥災在外也九三守正可也動則上六乘之坎為盜盜有戎兵寇也寇雖險我動不正而迫之已甚則至故曰致寇至上乘三成坤為輿坎為車多眚則敗也九三正而明能抑其剛健持之以敬慎而不動誰能敗哉

敬者持其正也三四下有伏艮艮止也慎之象故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范滂李膺名冠天下激濁揚清進必以其地需于泥者也然時方多解災在外也其氣剛其志銳其行勁无所顧慮露其鋒刃欲以力除姦邪姦邪畏忌則思所以中傷之矣黨人禁錮豈元自而然哉皆自致之也若敬慎如陳寔雖中常侍張讓父葬亦往弔焉敬慎之至也及黨人被誅而名士因寔得免者甚眾使范滂李膺敬慎如此豈有誅死之敗乎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泥將陷于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外謂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意聖人示人之意切矣本義○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為發明占外之意何也先生曰言象中本无此意

所謂占外意也○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說明吉凶且如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險有致寇之象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无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需于泥致寇至此爻本自不好而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謹畏防則亦不至于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思患預防而不至于敗也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

誨人之理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三近坎之陰故有災謂之在外者九三

是內卦之終逼近于坎之外卦也故曰災在外也

易說

又曰災在外而我即之致寇非自彼也苟敬慎則何敗

之有已丑

課程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之質處于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

于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于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

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于險難

所以不至于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

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于險適足以致凶耳○四

以陰柔居于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作

柔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于時所以不至

于凶也並易

傳

橫渠先生曰以柔居陰不能禦強來則聽順而辟其路易說

龜山楊氏曰乾健上行非險之所能陷而四以陰柔在

前故需于血出自穴血陰傷也出自穴不安其所也陰

雖不安其所而能順以聽則雖傷而不至于凶矣六四

以柔居陰能順以聽者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陰柔之質處眾剛之上不能違而避之

反出自穴是自求禍也故需于血然應於初九自上應

下能順以退聽故雖傷而无凶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變坎為血九五大壯乾變故曰血坎為

隱伏兌為口穴也六四處險者也據坎兌之際三陽自

下而進故曰出自穴六四安其位以一陰礙之有險在

前進退不可則陰陽必至于相傷小人安險不傷不已

故曰需于血為六四者不競而順以聽之則善故曰需

于血順以聽也惟順以聽是以三陽出自穴而无違焉

六四坤順也坎耳聽也傳易

五峯胡氏曰漢桓既誅梁冀拔黃瓊首居大位天下想望異政瓊奏誅州郡貪污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是時宦豎充朝正人處乎其間佞倖之所必中傷也需于血者也夫瓊之心豈止于誅州郡貪污而已哉肅清廷列乃其志也少須暇之耳及嬖寵益橫瓊自度力不能制遂上疏極言稱疾不起不敢安其位出自穴者也瓊雖言之然一言不聽則不據其位而不去力言之而不止以與嬖寵爭也順聽時命委而去之雖其志壅遏不行傷于小人而无凶禍之及矣傳易外

新安朱氏曰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本義○穴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于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四以內卦觀之固厄于險而不得進以外觀卦之又懼為三陽所逼六四居險之下而見逼于三陽其傷可知幸而六四以陰柔之質出穴以避故需于血而已耳不然則大有傷也說易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真正所需必遂可謂吉矣○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五陽居至尊中正之位三陽上進志同



情悅需于酒食以交歡也交歡之事以道相待非苟悅也

龜山楊氏曰需而至于位天位則險難既平无所事矣故需于酒食而已若既醉之詩是也然需于酒食而不以正則是自溺于荒腆耳能无凶乎故正乃吉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也雍曰飲食非自養也養賢而已養賢以及萬民所以應天下之需也鹿鳴之君蓋得需于酒食之道天保之福所謂貞吉也漢上朱氏曰需至于五陰已退聽難已獲濟位乎天位應天下之須坎震為酒兌口在下酒食之象酒食所以

易說

養人者也故曰需于酒食九五為需之主應之以中正而已天下之需于五者无須不獲各足其量而止如飲酒者止于醉食者止于飽需者无窮應者不動故貞吉貞吉者以中而正也中則養之者不過過則應之有時而窮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坎震為酒何也曰震為禾稼麥為麴蘖東方穀也故東風至而酒湧

易傳

新安朱氏曰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

本義

東萊吕氏曰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九五爻在坎陰之中也常人之情處至險之中必惶懼逼迫无所聊賴五處至險而從容舒緩飲食宴樂是知險難之中自有安閑之地也此卦下體阻于遠而需待是見險而止猶在險之外人之所可能也九五爻入于險中而不害其

為安閑人之所不可能也易說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伊川先生曰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于六乃安其處故為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凌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為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為所安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為不當位

也然能敬順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无所出故降入自穴恭以納之雖處極上

不至於失易說

龜山楊氏曰陰宜下而在上不當位也以柔順居之而不為險難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需之終處一卦之外遠于陽也與四異矣故入于穴穴陰所安也三陽需而進不速之客也陽方上行知敬而不為險難其吉宜矣若夫需道之終猶欲懷險以為難亦君子之所不容也能无凶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不當有事之地猶有需焉至於三陽彙征不能退聽以違之是以入于穴也敬之終吉未大失而已乃若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上六坎也故其道



如此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上六不當有事之地至於三陽彙
 征不能退聽以違之雖敬之終吉未大失而已乃若鴻
 飛冥冥七人何慕焉上六坎也故不足以進此雍曰上
 六據非其位不能退聽徒知入于穴以避焉僅免夫需
 血自傷而已故曰未大失也天道上行理之常來而敬
 之終无凶也夫需之時天下如饑之需食渴之需飲也
 故于郊于沙于泥出入于穴獨五安然是為需之主然
 水行需舟陸行需車莫非需也卦特言其大者耳
 漢上朱氏曰需者訟之反三陽自外而入坎兌為穴故
 曰入于穴客在外主人以辭速之曰吾子入矣主人須
 矣九五需之主也三陽乾兌居西北之位客也自外而
 入主人未應不速之客也三人者三爻也故曰不速之

客三人來敬者持其正也上六九三當位而應九二初
 九不當位而不應君子固有至於是邦无上下之交者
 豈可以不速之客而不敬乎三陽同類也敬其一不敬
 其二則需之者所失大矣爻辭言不速之客三人來敬
 之終吉而象辭去其三人止曰不速之客來者為上六
 也上六於二於初為不當位也當位而應則得一人不
 當位而兼應之則得三人自不當位言之則失也自得
 三人言之則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終吉者不失其正故
 吉卦體需也有所失人則失需之義矣卦四陽君子二
 陰小人於六四戒之以順聽於上六戒之以敬客君子
 得位則小人必得其所故為小人謀者如
 新安朱氏曰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
 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為不速客三人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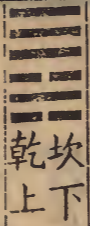
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於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以陰居上是為當位言不當位未詳義本

東萊呂氏曰上六六與三相應更不須避故入于穴然應于一陽則三陽皆進不速之客謂此三陽不速之而自來也上六以陰柔之才處險之極又當三陽之進惟至誠盡敬以待之而不與之較庶幾可以免悔吝曰終吉者即象之所謂未大失也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九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

後學成德



坎下
乾上

伊川先生曰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為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強所以訟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訟傳既有所須爭所由起无所須則无爭

己丑
課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為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于

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于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于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需訟一體也相親而需則為需相違而訟則為訟性情之異耳然性情之異而有孚則同者親而无孚需之妄也訟而无孚訟之妄也窒者塞其源而不流也惕者謹其事而知懼也得其中則吉成其終則凶知此則知訟之為道矣非特訟者為然聽訟亦如之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窒之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惕之也呂刑曰簡孚有衆又曰獄成而孚輸而孚有孚也故乃明于刑之中中吉也舜典之疑

唯輕呂刑之疑有赦不成其終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訟反需者也需四之五剛往而得位二陰避之故曰亨訟三之二剛來而失位二陰塞之故曰窒需有孚而亨于外故物需之訟有孚而窒于內故已訟之叢說

五峯胡氏曰韓馮翊之訟蕭趙廣漢之訟魏皆中无孚實不知畏惕過而失中道者也故終極其事皆至于凶左雄周舉中吉也王渾王濬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為內險而外健又為已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為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

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為吉凶也本義○不利涉大川是上面三

畫陽載不起壓了這船重○問訟卦大指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中吉蓋取九二中實坎為

加憂之象中實為有孚坎陷為窒坎為加憂為惕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有信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也終凶蓋取上

九終極于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

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

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先生

曰卦辭如此辭極齊整蓋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

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為不齊整處

也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凡訟之道當以誠實為先誠實則利見大

人事不實則不利見大人而利見昏迷之人矣雖誠實

而不利涉大川恃其實而訟則訟極而陷溺其身矣易說

○衆人之言訟以勝為吉易之言訟以中為吉不中則

雖勝亦凶也紀聞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

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

淵也

濂溪先生曰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

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

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无倫焉

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暖其變于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

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

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至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

不慎乎通書

伊川先生曰訟之為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為險健相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為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為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而有惕懼不窒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為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為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為義者此是也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于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

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蹈危險則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訟兩以曲直爭也險而健其勢必爭此所以訟也訟之時可以理勝而不可多上人不得已而訟求伸則已此有孚窒惕然後可訟中則吉終則凶也利見大人曲直當也訟險事也居訟之時不求理勝而以力爭是以健涉險必不濟矣需險在前非健不濟訟不尚力愈健愈屈此需所以利涉大川而訟所以不利所遭之時異也入于淵回旋而不得出也居訟之時陰爻終吉而陽多不克不尚力也

龜山楊氏曰乾健而上行坎險而趨下居險健而不相與訟之所興也九二剛來而得中有孚也訟以有孚為主訟而无孚則刑隨之矣凶之道也剛來而陷乎險中見窒也見窒而後訟訟非得已也訟而惕焉中而止非成訟也是以吉非剛而得中疇克爾終凶以上九言也處訟之極不能復即命渝安正則成訟者也終凶不亦宜乎然訟非中正者不能聽而決故利見大人九五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大人能使无訟者若恃險健之才往而犯難則鮮不敗矣故不利涉

大川易說

兼山郭氏曰訟三升而二降乃剛來而得中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訟不親也不親而健健而陷此所以為訟剛來居二而得中故二為成卦之主用中則吉也大人

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无私之大者況訟乎是以利見之也險欲陷健遠之可也故不利涉大川涉之則自入于淵矣需之利涉大川險在前也訟之不利涉大川險在下而必陷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健也坎險也兩者相敵所以訟也无險則无訟无健則不能訟險而健故訟此以兩體言訟也訟自遯來九三之二二有孚於五剛來揜於二陰之中剛實有孚信而見窒於人不窒则无所事於訟矣雖有孚也然剛失位見窒於二陰邪正是非上未辨也能惕

中

懼處柔訟而不過乎中則免矣離為目巽為多白眼惕之象故曰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此以訟三之二言九二之才也訟剛過而不反終成其訟必凶故曰終凶訟不可成也此以成卦上九言訟之終也九五大

人聽訟者也中正在上无所偏繫君子小人各得其平
 故九二利見之以中正為尚也離為目見也有善聽者
 然後孚信懼而得中吉故曰利見大人尚中正也此以
 九五言訟之主也訟一變巽二變鼎三變大過坎水變
 兌川壅為澤乾首没于澤中入于淵也天下之難未有
 不起於爭剛險不相下君子小人不相容難始作矣聖
 人見其訟也戒之中正戒之不可成若濟之以爭是以
 亂益亂相激而為深矣漢唐之亂始於小人為險君子
 疾之已甚其弊至於君子小人淪胥以敗而國遂亡故
 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此以卦變終言一卦之義也
 在卦氣為清明三月節故太玄準之以爭卦一變二變
 何說也曰在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在
 无妄之彖曰剛自外來而為立於內此舉一隅也剛柔

相變上下往來明利害吉凶之无常也是故一卦變六
 十有三此焦延壽易林之說也傳易○或曰乾當在上處
 乎下則必外坤當在下處乎上則必降此言否泰可也
 於訟无妄不通矣訟曰剛來而得中无妄曰剛自外來
 而為主於內二卦陽爻皆四畫蓋訟者遯三之二无妄
 者遯三之初凡言來者皆自外來初二視三則外矣叢說
 新安朱氏曰險而健訟以卦德釋卦名義入于淵以卦
 變卦體卦象釋卦辭本義○上剛下險是屬上句險而健
 訟是屬下句○或問訟彖云剛來而得中也大抵上體
 是剛下體是柔剛下而變柔則為剛來今訟之上體既
 是純剛安得謂之剛來邪先生曰此等要須畫個圖子
 看便好以某觀之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上為
 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為九二乃為訟卦此類如柔來而

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說若如先儒說則多牽強矣○問卦變之義先生曰此訟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又問細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略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先生曰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辭亦已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而今所解能如此本意否並語錄

象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伊川先生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

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行而後謀則无及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體於上水行於下天道左旋水性右流皆違行而不相親故曰訟不親也不親所以為訟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无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制作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良以此也方此為治訟之始未及夫化民之道易說白雲郭氏曰天水違行大不親矣作事謀始期无訟也邦无道免於刑戮在下之謀始也刑期无刑必也无訟

在上之謀始也此謂窒惕之道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西行水東行違行也行相違乃有訟巽為事乾陽始於坎作事而謀始則訟不作窒訟之源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本義○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

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來所以為訟○王弼言有德司

契是借這個契字說言自家執這個契在此人來合得

我便與它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契底意思並語錄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

小有言其辨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

之初因六之才為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

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

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

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六

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其訟則不勝而

禍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即戒訟非可長之事也○柔弱居

下才不能訟雖不永所事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

既不永其事又有剛陽之正應辨理之明故終得其吉

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

於四為獲其辨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為

對敵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初於正應中有陰陽之間不无訟但以陰居

下體為柔順履險方初不永所事其理辨直一作正故小有

言終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險而健卦之所以為訟也險故與訟健故能訟居險之初柔不當位非險而健也无能訟之才故不永所事當上下違行之時陰柔在下而二以剛乘之近而不相與故小有言然有應在上順而不為險故其辨易明既已有言則非无訟也以其辯明故終吉夫訟非可長之事居訟之初謀始之時也故孔子因以戒之有不可之辭焉

易說

白雲郭氏曰訟之初未始不小有言也永其事則有成終之凶不永所事是以終吉言於初者戒之於始也初四在訟之應者是以其辯易明二五在訟之不應者是以不克而掇患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與四應九二間之此初六所以訟也初往訟二四來應初坎毀巽降兌見坎險也兌說也巽為

事坎又為可不永所訟之事也訟事之險者不永所事以訟不可長也永其訟者未有不及禍者也兌為言陰為小小言也初六往而直已九四體離而明四剛初柔各得其正故雖小有言而其辨易明明故終吉初以四為終也易傳曰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與四為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為對敵也

易傳

五峯胡氏曰鄭興桓譚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東萊呂氏曰尋常人爭訟所以拖延歲月長久而不決者只為恥於小不勝故不肯住終至於凶若知訟之不可長不顧小有言之辱更不報復目下雖似可恥終久誰得計其利害不待辯說而明也

紀聞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
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伊川先生曰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
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乃與五為敵五以中正處
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
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為敵
之地也三百戶邑之至小者若處強大是猶競也能无眚
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為有分也○義既不敵故
不能訟歸而逋竄避去其所也○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
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險體剛好訟者也上下二陰俱非己應理
為不直故不訟歸而逋竄使其邑人之眾无辜被禍故曰
邑人无眚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居二陰之間上无正應比初則為四
所拒比三則為上所拒剛體不屈自下訟上理卒不勝
不如退就窮約克己自新亦庶乎无過也知歸而自反
以居中也

龜山楊氏曰以成卦之才言之則九二剛來而得中能
有孚窒惕中吉也以爻言之二五正應也二以剛險而
不應訟上者也而五以剛中正而履尊位訟之主也人
所利見而取決焉不可得而訟也故不克訟然九二剛
而中知義不克則非怙終者故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
无眚歸而逋者自反不縮逋竄而自遁也邑人三百戶
則其居寡弱矣不為險健也不為險健則訟息矣故无
眚眚過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則

三百戶之邑亦不為小矣或謂下之敢訟上者以附己之眾為得之矣附己之眾上之所不容故置其邑而逋乃可无眚眚甚於凶明矣

說易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三百戶不為小矣雍曰二五有君臣之位上下之分非可訟也訟之義不克也不克則置三百戶之邑而歸逋竄之中可无眚矣蓋以下訟上其患自取苟不違其邑是速誅伐之禍也九二以剛中之才一陷險中而不克訟其取患如此况无其才者乎是以聖人貴夫室惕而不利涉難也伯氏駢邑三百管仲奪之而没齒无怨言豈有訟上之患者乎

說易

漢上朱氏曰二五本相應以兩剛不相下此二所以訟五也然五君也其德中正以不正而訟中正不可也况

以臣訟君乎不克訟者義不克也故退歸而逋則其邑人三百戶得以无眚不然五來討二禍及邑人矣歸者二自五而反逋者失位而竄坎為隱伏坤為眾坎動入於眾中竄也故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於勢為逆於義為非禍患至於逋竄自取之猶掇拾也變成艮手掇拾之象乾策三十有六坤策二十有四九二變則二三坤策四五乾策合而言之三百也坤為戶二在大夫位為邑自三至五歷三爻坎在內為眚二動去位則无眚故曰其邑人三百戶无眚太玄曰兩虎相牙掣者全也歸而逋之謂乎古者諸侯建國大夫受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君十卿祿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然則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也

食二百八十有八人三百戶舉全數也傳易

五峯胡氏曰楊惲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

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掇自取也本義○九二正應在五

五亦陽故為室塞之象○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

是只要假借此象今看得不解得恁地全无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且從理上說乾為馬却說龍坤為牛却說

馬離為龜却說牛做得箇例來括他方得並語錄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伊川先生曰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

剛之間危懼非為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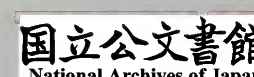
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為

訟而從上九所為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己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

也二爻皆以陰一作處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為善也○守其素分雖一無字從上之一無字所

為非由己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履非其位處險之極若能不為他累專應上

九則雖危終吉故曰舊德以陰居陽又處成功必有悔吝故曰无成易說



廣平游氏曰訟之六三才不稱位故有食舊德之象食舊德者世其祿也世之構訟者皆出於忿慾而六三才不足則內省而无伎位已高則知足而无求夫如是則從上而已奚其訟故食舊德而安也然當訟之時才不稱其位則人必有媚嫉之者故不能无危要之在已者貞固自守而无爭心故雖危而終吉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以陰居陽无險健之才而承乘皆剛力不能訟也上九處剛健之極而下為之應柔而不能抗也則從上而已故曰食舊德正厲蓋先王詔祿以功餼廩稱事食其食不任其責而唯上之從則唯食舊德可也當上下違行之時居險健之中雖以舊德而食然從之而不以正安之而不知戒失義犯難將无所不至矣故唯正厲乃終吉與之從事則无成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陰柔而介二剛之間危懼也能不以訟為事所謂窒惕者也故能保舊德之祿而固守弗失與逋其邑而喪者異矣雖介二剛為危道而終獲吉者能窒其訟故也介二剛有道乎捨二之訟上從乾道代終而已從其大體者也故吉六三不以訟為事上從乾吉之大可謂德與位稱者矣然僅能食舊德而已九二自下訟上掇患已至又豈能保其舊邑哉逋竄宜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為剛德上九陽極而老舊也三之上成兌為口食舊德也食舊者食其素分猶言不失舊物也古者分田制祿公卿以下必有圭田以德而食其來舊矣公卿以下所食如周官家邑小都大都之田是也三公位乾上九郊之象六三當爭勝之時不喪其舊以不訟四而從上也三從上而四間之宜有訟然三柔而明

柔則不能訟明則知不可訟而止是以從上而食舊德
 六三介九二九四兩剛之間而失位厲也往從上九則
 上屈其剛就之无所事訟得位而食終吉也三之從上
 非苟從也或從王事以成功歸之已終其事不以无事
 而食是以食舊德也非從上之吉乎乾五為王巽為事
 三內卦之成上外卦之終故曰或從王事无成有終竇
 嬰訟田蚡上下相激至亡其身不知六三吉也易傳曰
 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二爻皆以處柔
 不終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為善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郭子儀魚朝恩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
 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
 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從上吉謂隨

人則吉明自主事则无成功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
 曰食舊德從上吉也易傳曰守其素分雖從上之所為
 非由己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蓋在下位者為上所
 寵任往往忘其素分臨事不能退托擅以為己功此所
 以多得禍也只如簿尉驟為郡守所委任遂忘自身元
 是簿尉遇事專輒偃然以成功自居豈不招忌病而致
 禍敗乎紀聞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為訟者也
 承五履三而應一有于字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
 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
 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而應柔亦為能



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為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為方命故以即命為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圯族孟子云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為安貞則吉矣○安正能如是則為无失矣所以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健而比於三理為不直故不克訟易說

藍田呂氏曰二欲比初初應在四固已自辯九四不諒猶小有言初卒明辯九四之訟所以不克然四雖以剛致訟而居陰位能以理自反者也故曰復即命渝安貞

吉

龜山楊氏曰居非中正義不克訟也復即命變而為安

正則吉矣命天理也知義不克自反而即理則非迷而不復者其吉不亦宜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強之才未嘗下人非得位必多訟九四居上訟下為初辯明既不克訟復即初之命變而安於貞是以獲吉復即初命捨訟而應初也應初所以為正也是亦不失舊德之道苟非復即命渝安貞殆亦逋邑之流乎九四蓋嘗有訟能變而獲吉故不言舊德而象但言不失也既云不克訟則无德可言矣論訟則四優於二論德則三優於初其訟者上九乎亦愈於二之犯上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訟生於讎敵故有忿爭不安其命者焉九四上承五下乘三而初為應五君也不可訟也三從上初從四无與為敵者故不克訟乃克其剛強欲訟之心

而與初相應相應則情義相得各復其所何訟之有各復其所者復即命也命者正理也復即命則變前之失安於正理矣訟者始於剛強而不明九四處柔體離巽柔巽故无狠怒明則知可否斯九四所以能復者歟巽為命何也曰巽為風風者天之號令在人則命也受之於天也故先儒以巽為命為號令為事巽象曰申命行事正與否則繫乎爻位之得失陸績曰訟之復乾變而

巽傳

五峯胡氏曰杜淹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本義○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錄語

東萊呂氏曰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以九居四是剛強之人處不中正之地本好訟者也然所承者五五至尊而不敢與之訟所履者三三至柔而不至於生訟所應者初初既相應亦非與之為訟者也左右前後皆无可訟雖有好訟之心略不得騁則其心必自還而歸善故曰復即命渝命正理也好訟之心既无所施則必復就於正理變而為善也譬如水之泛溢欲擊東岸而其岸堅而不可動欲擊西岸而其岸又堅而不可動則必循循歸於故道矣心之所之只有善惡兩件於惡既不得騁不之於善將何之乎聞紀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



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訟元吉謂聽訟之主也非身有訟也九五得尊位大中以正決天下之訟已則何訟之有當訟之時至而以中正決之是以元吉也若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聽訟之道孰善於此吉孰大焉故卦言利見大人大人則九五之謂也且訟而有孚猶室而後通惕而後寧中焉則吉終焉則凶自无元吉之理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中正而履尊位訟之所利見也故元吉元吉者大而盡善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九五之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則九五之无訟而為聽訟之主明矣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知訟元吉所以為中正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中正大人也聽訟之主也天下之長也為天下之長以中正之德聽天下之訟人之所利見其為吉也大矣蓋非一人之吉實天下之吉也獄訟之歸虞舜虞芮之質文王其九五之謂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聽訟之主未能使人无訟何謂元吉大人得尊位以中正在上无所偏繫邪枉之道不行故吉元吉者其始本吉吉之至善者也此臯陶淑問召伯聽訟之爻易傳

五峯胡氏曰曹騰梁商賀若弼韓擒虎賈復寇恂和事天子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本義○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无象者爻便

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

錄語

東萊呂氏曰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九五聽訟者也訴訟之繁多至千百聽訟者欲其盡善而成吉苟件件尋一道理以應之則亦不勝其勞矣殊不知聽訟所以能盡善而成吉者本无多術只是一箇中正待之而已

紀聞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讎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况又禍患隨至乎

易傳

龜山楊氏曰以剛健居訟之終成訟者也成訟凶之道雖足以取勝而受服人所賤辱也故終朝而三褫之或錫非誠與也三褫者言疾之者眾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許慎云鞶大帶也君子帶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賞訟也眾所不與故終朝三褫之言不足貴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言鞶大帶也男子帶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賞訟也雍曰上九以訟而錫之鞶帶其招褫不足貴如此况自下訟上義不克者奪邑宜矣是不若六三不言訟而守舊德又不若九四復即命而不失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限乎上下之際腰之象也上九之三或錫之乾變為金腰以金飾鞶帶也三離日之上為終朝

允為毀折伏艮為手為受服三復位鞶帶毀有褫之象也故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自五之三歷三爻三褫也敬者人以其正足憚故敬之上九成訟而居上位受服不以正知其雖有是物亦不足取敬於人內自愧恥不安其服是以終朝三褫之爭訟逆德非人之本心故不克訟則歸而逋竄以訟受服則愧而三褫易傳

五峯胡氏曰來俊臣之徒主父偃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本義○問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

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句豈即本義所指卦體邪先生曰然因問易最難點如訟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安貞句吉六三食舊德句貞句厲終吉句先生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是一句易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者為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錄語東萊呂氏曰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說者多謂以訟受服終不能保必見褫奪此未盡爻象之意蓋以訟受服人情所最辱者若便見褫奪服不在身其辱亦除褫其服所以減其辱也惟其常著此服在身內則心自羞愧外則人共指目終朝之頃三次褫脫忸怩不寧一至於此其為辱也孰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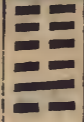


焉若謂服為它人所褫則一褫便无何待至三所以言
三褫者蓋其負愧懷恥視鞶帶如纏索時褫時服不能
一朝居耳紀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一

後學成德



坎下
坤上

伊川先生曰師序卦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
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為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
水為眾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
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為眾陰之主統眾之象也
比以一陽為眾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眾
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比與師當作一體看且以大體看既有眾
則必有比君道善羣苟无善羣之德則強凌弱眾暴寡
人將不能自安以小言之比卦當與師相表裏始見三
代兵農井田之所起師除九二一陽而五陰即五人為

伍之象也比除九五一陽而五陰即五家為鄰之象也
此是兵農為一當天下有事出則權專在將更无牽制
之患天下无事入則權便歸君更无尾大不掉之患

易說

師貞丈人吉无咎

伊川先生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與師動眾以毒天下而不
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
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
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眾
非眾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
微賤授之以眾乃以眾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
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眾所畏服嚴一作畏則是也如
穰苴既誅莊賈則眾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
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丈人剛過太公近之剛正剛中則是大人聖
人得中道也太公則必待誅紂時維鷹揚所以為剛過不
得稱大人

易說

廣平游氏曰師貞丈人吉故詩稱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也老者成德之稱乞其言足以愈人之疾故曰艾憲其
行足以助人之善故曰叟其更事多其作謀審其成德
也尊其致道也遠蓋朝廷典刑所賴而非特可以行師
也丈人者老者之尊稱而法度所資也師之道以律為
主故以丈人言之

易說

白雲郭氏曰師為眾九二之師之象也真正也師之道
正於一者也故師以貞為先丈人尊嚴老者之稱故能
慮善以動无輕敵貪利危國喪師之患所以唯丈人為
吉也與武王維師尚父宣王方叔元老同義兵凶器戰

危事爭逆德无全吉也故以丈人无失律喪師為吉以善補過為无咎

易說

新安朱氏曰師兵象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眾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師貞丈人吉无咎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

紀間

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伊川先生曰能使眾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眾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故

一作固

无

咎也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師帥眾有所治也丈人老成之稱也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丈杖同用杖者即丈人故古者皆以老者為丈人也更事老成乃可以帥眾治人而吉无咎矣必曰丈人者以剛中也用師者勞役其民而責之以死毒莫甚焉其勞乃所以求其佚其死乃所以保其

生也故雖毒之而民從也

廣平游氏曰用師之道將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師謂之征己不正其能正人乎此師之所以主乎貞也剛中而應任將之道也行險而順興師之義也仰順乎天无違天以干時俯順乎人无拂人以從欲興師之順如此則民之從之雖犯難而忘死矣故能以衆正以衆正之則人皆知其欲正己而已天下孰不趨於正哉其為王也孰禦故吉且无咎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將帥之象也說卦曰坤為衆故師比之象如此春秋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能以衆正乃可以王矣若夫狙詐作使則詭道也雖足以

取王者不為也夫剛中而應者以九二言也行險而順合二體而言也兵凶器戰危事用民於凶危可謂行險而毒天下矣然而為匹夫匹婦復讎則行險而順矣故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雖毒天下而民從可知也又何凶咎之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中而應九二也行險而順師之義也師道必正而後動衆正於九二也能用衆正之九二則可以王六五是也師者凶危行險之道故曰毒天下而必以順動者蓋有義存焉則民從之毒如藥石之攻疾毒之所以除害也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東面而征西夷怨者也可謂善補興師動衆之過者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衆也五陰而一陽為之主利於用衆二有震體震動也聚衆而動之亦用衆也周官自五人為

伍積之至於二千五百人為師亦眾也故曰師眾也用
 師之道以正為本九二動之五正也苟動不以正出於
 忿驚驕矜雖迫之以威非得其心也惟一本於正使眾
 人皆得其正天下之民將歸往之王者之道也師自復
 來初之二者也一變師二變謙三變豫四變比至比而
 得尊位可以王矣要終而言也故曰真正也能以眾正
 可以王矣丈人者尊嚴可信長者之稱身在險中服其
 勤勞則眾應之能以眾正者也震為長之象言九二也
 武王之於尚父宣王之於方叔是已子夏傳本作大人
 將帥之道不剛則慢而不肅剛而不中則暴而无親剛
 中矣而上无柔中之主以應之則睽孤內顧動輒見疑
 己且不暇恤其能成功乎古者人君之用將既得其人
 矣跪而推轂付之斧鉞進止賞罰皆決於外不從中制

是以出則有功語天下之至險者无若師也師動以義
 而民從之雖至險而行之以順也坎自初之二進而上
 行行險而順也凡藥石攻疾謂之毒師之所興傷財害
 物施之天下至慘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以去民之害
 猶用毒藥以攻疾雖曰毒之其實生之以此毒天下而
 民安有不從者哉兼是五者唯九二乎是以吉而无喪
 敗合於義而无咎也坎為險有為毒者險難之所伏也
 醫師聚毒藥以攻疾所以濟險難也故又為藥故曰剛
 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在卦氣為立夏四月故太玄準之以眾易傳
 五峰胡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紂率其眾
 七十萬戰于牧野武王鼓之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前者
 倒戈後者北其故何也紂不能正心以正天下故眾莫

為之用武王征之非富天下也正己而已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師衆也至王矣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
 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也能
 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剛中而應又以卦體卦德釋丈
 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
 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
 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
 而從之也本義○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
 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
 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
 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齊肅便是
 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丈
 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有甚咎○師

彖辭亦是說得齊整處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師彖剛中而應剛中言二也二以一陽為
 卦之主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
 必待君為之應然後能成功也苟五不應師變為坎矣
 將帥臨敵而上无君之應豈非天下至險乎紀聞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伊川先生曰地中有水水聚于地中為衆聚之象故為師
 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蓄聚其衆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地中有水容而能蓄也故君子體師之象
 以容民蓄衆易說

兼山郭氏曰坤為地為衆坎為險為法地所以容民法
 所以蓄衆也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非容民
 乎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非蓄衆乎故自比閭族

黨州鄉容民之道也自伍兩卒旅師軍蓄衆之法也是以居則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容民之常也動則勝則相見敗則相救蓄衆之終也是以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師其有焉若夫黃帝太公寓之於八卦管仲制之爲三軍諸葛亮李靖因之爲六出皆師之遺法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言地所以容民水所以蓄衆大司徒有比閭族黨州鄉容民之道也小司徒有伍兩卒旅師軍蓄衆之法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物之在天地間至多者无若水也地中能出之師之象也故土雖緻密而含通流泉河海之大不能出其涯涘君子寬以容民又有度量上下維持以蓄衆繫辭曰陽一君而二民陰二君而一民民謂陰爻也

有陽爻則陰爻爲民所謂容民者言內卦也坤爲衆所謂蓄衆者言外卦也或曰隱至險於大順伏師旅於民衆井田之法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本義

○川壅爲澤坎爲川兌爲澤澤是水不流底坎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爲澤之象○

問麻衣易是僞書其論師卦地中有水師容民蓄衆之象此一義也若水行地中隨勢曲折如師行而隨地之利亦一義也答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既謂之蘊則包含衆義有甚窮盡儘推去儘有也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地中有水之象惟君子觀之則見地之容

通志堂

水體之以容民畜眾若小人觀此象但見地中有水謂不防之則橫流不可制必酷為法制御軍苛刻而致亂矣象一耳而觀者二焉此所以當觀象紀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

邦國興師一作動衆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

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

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

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眾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

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

所戒也○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矣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並易○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

行師而无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

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師出以律師之始也體柔居賤不善用律故

凶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行師之始以陰柔居之失律也

龜山楊氏曰師出无名師行无制皆不能以律也初六

師之始也故言師出之義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

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

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此師律也不如是

皆失律也刑戮隨之矣雖足以幸勝猶凶道也故曰否

臧凶言否則雖臧亦凶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春秋傳晉荀首曰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

眾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其律

竭矣盈而以竭大且不整所以凶也且律者法也亦太

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之律或謂古之出兵律與軍法並用必謂否臧皆凶則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何取於易也初六坎也坎為法兵法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故有制之兵无能之將不可敗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師之勝負上則繫國家安危下則繫億兆人之命利害之大者无踰於此故戎為國之大事而洪範八曰師聖人戒謹之意為至深矣可无律以妄動而蹈至險之機乎禁暴誅亂雖不得已而用之不可无律也故師之初六言師出以律以明用師莫先於律也猶卦辭首言師貞以明師之道莫先於貞也然失律否敗其凶固宜或幸而勝雖臧亦凶者蓋聖人明師之吉凶於有律失律之際不在於否臧幸不幸之間也否臧幸不幸小人之事非丈人之道故聖人不取也漢武窮兵

以討匈奴僅有獲焉而天下戶口減半非臧凶歟計其所獲曾未補十萬分之一安知所謂中吉无咎之道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坤為律律謂之法者度量權衡之法起於黃鍾之九寸黃鍾坎位也爾雅曰坎律銓也兵法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師出以律則教道素明兵卒有制勝敵之道也初六不正動則坤坎毀師失律之象也否臧失律也否讀為可否之否劉遵曰否字古之不字也失律者為不善否臧則不善杜預亦曰否不也故辭曰否臧象曰失律失律則凶矣或曰師出无名而以律可謂臧乎曰司馬掌九伐之法不正而動是亦失律安得不凶春秋傳晉荀首曰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

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否臧其律竭也盈而以竭大且不整所以凶也曰師之臨者初六動而成兌也坤為眾坎為律為川坤毀則眾散坎毀則川壅而律竭易傳五峰胡氏曰劉虞吉德之主士民之所與也公孫瓚暴黠之將士民之所不與也然虞以十萬之眾聲罪討瓚而一敗不振者以无律故也不以律雖臧亦凶矣李廣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師不以律不直曰凶而曰臧凶弟子與尸不直曰凶而曰貞凶彼其所以敢棄師律者恃其臧也彼其所以敢侵帥權者恃其貞也其意以謂吾謀苟善

何律之拘吾心苟正何帥之稟此所以弛縱專輒而至於凶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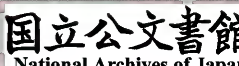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伊川先生曰師卦唯九二一陽為眾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闡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则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於三也凡事至於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他卦九二為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為眾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



无所敢專唯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一有能字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伐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一有威字懷萬邦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懷愛萬邦故所以重將帥易說龜山楊氏曰九二以剛中之才分閫外之寄為師之主

天吏也在師中吉則无逸德矣如是乃可以承天寵也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所以錫命而懷萬邦也易說兼山郭氏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易說白雲郭氏曰九二以至剛之才為一卦之主其行師用兵之道宜一以剛濟矣而能用中焉此蓋丈人主師之道也用中則吉而无過何咎之有是以王三錫命以寵其无咎之吉非攻戰之功也昔禹之徂征也苗民逆命而班師振旅文王之命將也曰薄伐西戎宣王之北伐也曰薄伐玁狁此皆以用中為貴也用中故无過之可補又何必有戰勝之功而後為吉乎春秋无義戰聖人



貶之久矣後世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辭而闢之其言有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而況殺人以求之乎又曰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觀此則知殺獲之功固非聖賢所尚矣是知中吉之寵為懷萬邦之道不然以王命三錫民賊則天下被不仁之害適足以糜爛吾民尚何懷萬邦之有是以古之仁賢之將率以安民和眾為先恥為孫吳小人變詐之技視殺獲首虜初無意焉其安疆場之功後世蒙其利而人無知者師卦所謂丈人之徒欺史氏既不能暴白於天下徒誇大匹夫悍卒與夫權謀狙詐之士以資委巷之談識者悲之安得以師中之道發潛德之光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卦五陰聽於一陽在下而專制其事者也

人臣惟在師可以專制然專制疑於擅權不專制無成功之理得中道乃吉而於義無咎九二剛居柔威和並用得中者也故能承天寵天寵者龍光也乾在上為天五坎為光二震為龍二之專制以五寵之譬之地道含萬物而化光非天之施乎惟在師得中乃能承天寵不然怙寵而驕必有凶咎莫敖自用得臣剛而無禮安能承天寵哉坤在上為邦四諸侯三公五乾為王九自四歷三爻二有伏巽為命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古者諸侯入為天子之卿天子之卿為六軍之將王錫命之至於三極數也然亦不過乎中萬邦所以懷歟過則濫賞有功者不悅非所以懷來之九自五之二懷來也

易傳

五峰胡氏曰趙將李牧初守雁門之塞趙王聽讒而罷之既而邊境不安復命牧將牧請行其初志趙王聽之

通志堂

牧乃受命於是利鈍進退功罪賞罰牧皆專制趙王不得而與也故能一戰而破滅三國邊境清淨夫不用則聽命而退用之則專命而行得中道者也故吉而无咎其後牧禦秦師趙王罷之而不受命則恃專而失為臣之道矣見殺宜哉故象以承天寵為中吉也吳楚反景帝命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討之亞夫言於帝曰楚人剽輕難與爭鋒絕其食道乃可制也於是吳攻梁急梁求救於帝帝命亞夫救之亞夫守先謀不奉詔堅壁不出而遣輕兵絕吳楚糧道吳楚之兵卒困於梁飢死叛散遂以破滅惟其委之重而自任也專故能有成功吉无咎也雖然人臣有大功於天下奉身而退不為天下先可也亞夫絳侯之子復有大功又為輔相守正而行抗義不撓其居正也善矣然卒取死亡之禍者不知消

息盈虛與時偕行之道也唐憲宗之討淮西也既命裴度長御史往視師矣又命以為相使賞罰用命不用命又命往釐以既厥事信之深任之確恩禮有加而无怠所以能平逋寇宿賊威震諸藩合乎王三錫命懷萬邦之義可以為天下後世法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在下為眾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本義○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吉○問或說師九二欲互說在師中吉懷萬邦也王三錫命承天寵也何如先生曰聖人作易象只是大槩恁地不是恁地子細解釋並語錄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



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眾人主之凶之道也與尸眾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唯无功所以致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柔之質履不以正以此率眾固不能一師丈人吉非陰柔所禦易說

龜山楊氏曰師之或以眾尸之也眾尸之稟命不一而无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承眾陰與尸也故凶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則與尸之凶可知易說

白雲郭氏曰師道尚專則正故五陰一陽成爲師卦師臣道也故九五爲比而九二爲師觀師之成卦則師之義得矣六三以柔居上非其才也位不中正非其任也

欲眾主師凶之道也師或有功而凶或无功而吉六三眾主无功之凶也師之不善无以加此春秋遷延之役邲戰之類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二以剛中之才行師上下當順以聽坎耳坤順也六三在下卦之上又動而主之則尸其事者眾也故曰師或輿尸坤爲輿與又訓眾三動得位尸之也坎變兌毀其師也故大者无功而凶荀卿論兵曰權出一者疆權出二者弱易傳曰軍旅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易傳

五峰胡氏曰用師之道必以才德謀慮足以服人心如丈人者主之故能有成功若燕樂毅丈人也而以騎劫代之若趙廉頗丈人也而以趙括代之李牧丈人也而以顏聚代之此以眾人而尸丈人之事者也不敗亡何



待六之才德衆人也而三之位則統帥也故聖人明與尸无功之義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與尸謂師徒撓敗與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問師或與尸伊川訓與尸爲衆主如何先生曰從來有與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某自小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某甚不以爲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與其尸以歸之

義錄語

東萊呂氏曰六三師或與尸凶二師之主將帥之象也三居二之上位高者也軍政當出於一非可使衆主之也三苟自恃位高不肯屈己從二之令侵撓軍政則今出於二其覆敗必矣所以軍中只論節制不論官爵紀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伊川先生曰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无必字爲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次之不戰之地則不失其常易說龜山楊氏曰兵凶器也先王以喪禮處之故上將軍居右則師以右爲主師之常也退而左次則失常矣然四以柔順之資承乘皆陰不足爲師之主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知力不足退而左次未爲失常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將不知師之可進而謂之進不知師之可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固有畫地而守與夫乖其所之者亦師之常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賢哉六四之左次也師之進退理不可必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常道也六四以陰居柔力不能進而左次得其常也何咎之有故師之凶在內則傷財害民在外則覆軍亡將內外无是焉雖左次无功亦謂之无咎可也彼不度德不量力而喪師者六四之罪人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四之動震為左日在地下暮夜之時師宿為次坎阻水也險難在下救者當倍道赴之動而左次阻水以自固豈用師之常哉宜有咎然六四柔能自正而下无應知其不可行量敵慮勝臨事而懼未失坤

之常也於義為无咎春秋書齊師宋師次于聶北救邢按兵待事卒能救邢何咎於次哉易傳曰度不能進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易傳

五峰胡氏曰齊威伐楚退師召陵趙充國討先零固守不戰漢高祖伐項羽舍滎陽成臯而趨宛葉朱雋討韓忠解圍而後復戰皆左次也左次者不以氣也必有義也不以力也必有謀也夫聚眾而付以殺人之器豈得已哉能以謀義行之庶幾其可勝矣此兵家之常也故

无咎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本義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君位與師之主也故言與師任將之道師

之興必以蠻一作夷滑夏賊寇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

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

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

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

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

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眾主之則

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一有子字者也自古任將不專

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

也○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

其餘者眾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並易傳○弟

子輿尸貞凶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眾主之亦是失律故

雖貞亦凶也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柔居盛位見犯乃較故无咎任寄非一行師

之凶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犯而後應可以奉辭伐罪體上居中

雖長子之位然以柔御柔不足以令其屬弟子輿尸者

也改之則可守是不變必凶故曰貞凶弟子謂六三六

四也

龜山楊氏曰田有禽害田也獮取之除害而已先王之

用師猶是也故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執言奉辭也奉

辭則師出有名矣長子主器也一可以任重而帥師矣

弟子凡非長子皆是也以是輿尸則稟命不一而无功

雖正亦凶矣六五履尊位為與師之主故言用將出師

之道以易法說

白雲郭氏曰自古帝王興兵動衆蓋未有无名之師也故六五言田有禽利執言田之有禽害稼也故獵取之蠻戎寇賊害民也故執言以伐之執言奉辭也以興師則无咎矣此論在師之君道非將帥之事也故雖鳴條之師牧野之戰湯武必執言誓師明告其罪而後舉也長子九二也以中行師得其道者也弟子六三也以輿尸而凶非獨六三之罪也君使之不當也貞凶蓋言輿尸之凶長子帥師无凶也然則師之君道无它焉執言專任而已師道貞則吉卦既言得丈人而後吉爻於此又明弟子雖貞亦凶聖人之意其慎如此易說漢上朱氏曰五應二二為田震為稼坎為豕田豕害稼四時之田皆為去害二往之五成艮手為執伏兌為言

吳觀

執言者奉辭伐罪也六五柔中以任將帥二執言而行去民之害不得已而用師譬如田獵田既有禽然後取之田有禽則非無名與師執言則我有辭於義无咎矣故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然六五柔於用人不可不戒九二震為長子帥衆而衆從之者以剛居柔威克厥愛以中道行師也若五動成艮於震為弟於乾為子之三則坎毀既使二主帥又使三主之輿尸也所任不一雖正亦凶九五正也艮手有上使之意上使不當也輿尸之凶聖人再言之者任將不可不重也易傳曰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易傳五峰胡氏曰夷狄居邊塞不毛之地盜賊屏其邪心而從於教化不害良善其宜也夷狄若有侵犯於中國盜

通志堂

賊若有干犯於天下則是禽獸在田而侵犯稼穡也當
 聲其罪而討之若大禹之征有苗湯武之征桀紂漢高
 之伐項羽皆聲其罪而後討之故蠻夷率服天下響應
 為利大矣故无咎然任將之道必以名德才行足以率
 眾者為之九二剛陽之才在下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不
 任長子而以弟子眾人庸才間之未有不敗者也以郭
 子儀李光弼尚有相州之敗況他人乎故呂蒙不肯與
 孫皎並為大督曰昔周瑜程普並將幾敗國事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
 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
 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
 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
 則是使之與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本義○前

輩曾說易之取象似詩之比興如此却是虛說恐不然
 如田有禽須是此文有此象但今不可考○問師六五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傳云長子謂九二以中正之
 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夫以九之居二中則是矣豈得
 為正先生曰此只是錯了一字耳莫要泥他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
 輿尸貞凶名正權專已丑課程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
 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康節先生漁樵對問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
 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
 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
 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之

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
 謂其能成天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於正才
 則才矣難乎語其仁矣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
 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害人矣平藥
 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无
 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
 則否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邵子外書
 伊川先生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
 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
 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
 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
 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

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
 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
 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
 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
 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
 邦者古有之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師終必推賞然小人雖有功不可胙之以土
 長亂也承猶繼世之承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六用師之終賞功之時也以陰居上小
 人有功而被賞者也小人有功多與之邑可矣開國承
 家不可用也

龜山楊氏曰師之初用熊羆虎貔之士武王伐商雖微
 盧彭濮人有所不廢至其終則崇德報功之時也故曰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則亂邦必矣此聖人之深戒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甚哉師道之難成也昔之為上者患不得其臣為下者患不得其君是以上下之志不通軍國之情或異其所以為勝為負者何莫由斯道也是故有為節制之師任平土之政者有為烏合之眾驅白徒市人而戰者有在師中吉成功而錫命者有聽任之匪人與尸而取敗者有虛己委能使奉辭而伐罪者有好大喜功師出而无名者有受命專征而進止得以便宜者有束於中御之嚴而覆軍棄師者自古以來攷是而察其成敗較然可見也故武成之終曰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與夫師之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殆非一日也其所由來久矣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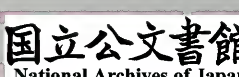
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盡師之道嗚呼大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武成之終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又曰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則盡上六之義者其武王乎雍曰雖大君有命而小人不得開國承家者以小人无容眾居上之德此武王所以必崇德而報功也崇德則小人勿用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動乾在五上五君位大君也大君者號令之所自出也故履之上九臨之六五皆曰大君上之三成巽巽為命大君有命也有命以正有功也有大功者開國使建國有小功者承家使受邑也四諸侯位震為長子王宗廟社稷開國者也二大夫為家初陰在



下承之承家者也巽三在二四之中有開國承家之象
 上師之成宗廟之位古者賞人必于祖廟示不敢專故
 於上六併言之六三不正為小人三之上小人用於上
 成坤必亂邦也行師之時貪愚皆在所使未必皆君子
 及其成功而行賞則君子當使之開國承家小人厚之
 以金帛優之以祿位不害其為賞功也蓋胙之土萬世
 之利尊有德所以示訓若小人无厭有民人社稷其禍
 必至於亂邦周頌賚大封於廟言錫予善人也光武中
 興臧宮馬武之徒奉朝請而已得此道也然寇鄧諸賢
 无尺寸之土亦過矣易傳曰小人易致驕盈况挾功乎
 漢之英彭所以亡也或問坤為土為國邑古亦有言之
 者乎曰周太史為陳侯之子筮之遇觀之否觀六四諸
 侯之位也坤為土變而為乾乾父坤母繼父母之國者

也故曰其代陳有國乎內卦坤為土風行地上不處者
 也故曰風行而著於土其在異國乎此皆以坤土為國
 也畢萬將仕于晉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辛廖占之曰震
 為土車從馬公侯之外又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二
 大夫位也言自大夫復為諸侯以坤土動於下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
 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
 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
 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聖人之戒深矣
本義○問開國承家為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却
 都无坤止有震此又不可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
 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他既一
 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

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便用他與之
 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
 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
 他不與焉○問古人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地與之守
 非如後世虛帶爵邑也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
 先生曰勢不容不封但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
 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如此則若是小人亦自有以
 處之先生又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

記取並語錄

廣漢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
 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為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
 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箇美矣然於用人之道
 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橫於胸中則為私

意非立賢无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
 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
 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
 不能保功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看吾大臣有如韓彭
 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南軒

集史論

東萊呂氏曰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
 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上六居師
 之終功成之時也人君當功成之時志驕意滿多用小
 人以適其欲如唐憲宗既平淮西之後用皇甫鏞程异
 之類是也故聖人嚴為之戒焉紀聞

